

专属时光

□侯淑荷

每天晚饭后的两个小时，是我和母亲的专属时光。

九十岁的母亲，前不久生了一次小病之后，时常会犯糊涂，明明是下午三点，她看着时钟却说：“现在天亮得真早，才三点，都亮得像白天一样了。”

母亲喜欢运动，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出门，每天吃过晚饭，我都会带她下楼锻炼身体。

母亲最喜欢去楼下的小广场。傍晚时分的小广场十分热闹：跳广场舞的、做健身操的、踢毽子的、吹拉弹唱的，摆摊卖各种小吃的……她看着这浓浓的烟火气息就喜笑颜开。

母亲喜欢去健身器材上按摩拉伸身体。九旬的母亲有时像不听话的“孩子”，总爱在健身器材上把腿抬得老高。我劝她说：“不能这样，太不安全了。”她从来都不听，还总爱和别人显摆她能把腿抬得更高，吓得我只好寸步不离地站在她身后保护着她，她还总嫌我碍事。

为此，我一直想让母亲换一种运动方式。看看广场上，感觉健身操比较平稳，她做起来应该难度不大，我就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明天咱俩做健身操吧，跟着音乐一起做，那多好玩啊！”母亲不感兴趣地说：“我觉得没啥意思。”我知道母亲的“孩子气”，故意激她：“妈，不做就不做吧，健身操对您来讲太难了，估计您也学不会！”她听我这样讲，马上不服输地说：“想学还有学不会的，我第一天不会，就多学些天呗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就跟着队伍学起来啊！”

于是，母亲真的开始学习健身操了。通常我让她站在我前边，这样我可以随时观察到她的情况。她跟着前面的队友学得很认真，一段时间后，虽然还

搬家

□李玉龙

这里虽好，终究缺少那么一点烟火味

2005年，儿子刚出生时，我们还在租房住。也是在他出生那年，我买下了位于广州广园新村的一套住房，那是我买的第一套房。见我有了儿子又有了房子，父母乐开了花。

孩子的出生，令我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，也因为这种压力，我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各方面的应酬多了起来，我经常晚归甚至出差不归。我给妻子的解释很简单：我有责任让你们都过得更好，但不努力能行吗？

2015年暑假，我们从广园新村搬到珠江新城的某个高档小区。房子一年前就装修好了，一直等到儿子小学毕业我们才搬过来，只是不想让他转学或每天要跑那么远的路去上学。

父母随我们一起搬进了新居。刚搬来时，他们依旧非常开心、兴奋并略带一点傲娇，渐渐的，我却察觉到，父母变得寡言少语，偶尔还听到父亲一声叹息。某天趁妻子带保姆外出时，我和父亲坐下来，想问个究竟。父亲一开始没说什么，后

来说这里菜市场的菜比广园新村那边贵了一半还要多，品种也少，生活成本太高了。我说，既然住过来了，就要接受这个地段的消费，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，东西虽说贵吧，但都是优中选优，还是值得的。父亲不再说什么，但我觉得他越来越沉默。

某天晚上，我因为应酬，喝多了酒，深夜回到家时竟发现父亲还在看电视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爸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？”父亲说：“睡不着，看会电视。”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。但后来我数次晚归，都看到父亲在看电视，这才觉得有点不对。

一天，我吃完早餐准备上班，母亲告诉我说：“你爸不太舒服，要是能请假，你陪他到医院看一下。”母亲这句话让我感到担忧，赶忙请假带父亲去中医院看病。医生开了几包中药，说没啥问题，只叮嘱父亲要好好休息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回到家后，我就告诉母亲说：“以后你让我爸少熬夜，

搬家

□李玉龙

医生说他就是睡眠不够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欲言又止。后来她才说：“你最近工作忙，压力大，为了这一家老小你确实很辛苦，但你也不能拿身体去交换。你之前每天下班都很早回来，我和你爸就吃得好、睡得安，现在看你经常很晚回来，还喝得醉醺醺的，我和你爸能不急吗？每天晚上都是听到你开了门走进房间，我们才能睡得着。尤其是你爸，他是实在没办法睡着，才到客厅看电视等你的。”

妈妈的话像是一声闷雷，重重地击在我的心上。打那之后，我能推掉的应酬都尽可能推掉，每天都尽早回家，如果确实有事，我也会提前告诉父亲，让他别再等我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深更半夜还坐在客厅了。

我是异乡人，19岁那年来到广州发展。父亲后来随我来广州，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。一开始住广园新村，他

认识了不少邻居老乡，处得像老家时的左邻右舍一样，偶尔还一起打打麻将。母亲参与社区活动，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朋友。但搬到新小区后，我发现这里很少老乡，也没有麻将，这里的网球场和游泳池根本让父亲提不起兴致。我明白，这里虽好，终究缺少那么一点烟火味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沉闷了。

我决定，让父母搬回广园新村。

我把已放租出去的房子，重新收回来。趁机装修了一下，把家具电器也更换一新，只留下一个父亲喜欢的床头柜，还有平时父亲天天对着的钟表。

重新住回广园，父母脸上又有了难掩的笑容。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极为正确的事情，终于让他们也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还有一点同样重要，就是我懂得了家庭及生命的珍贵，不再让他们那么担心了。

我觉得，从懂得了父亲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才真正悟了人生。

乡音

□陈冲

朝伯凉茶

在那渐行渐远的记忆中，家乡杨梅圩的许多人和事都有些模糊了，但朝伯凉茶，一直烙在我心灵深处，历久弥新。

朝伯凉茶，没有店铺，没有招牌，只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搁着一个椭圆形的大瓷罐。瓷罐被擦得锃亮，旁边桌上倒扣着几排玻璃杯。瓷罐下有那个铜开关，客人来了，一拧开关，凉茶便注满杯。客人端起，慢慢饮完最后一口，随即总会从喉咙里发出一声“哈——”，像是感叹凉茶的甘苦，又像是感叹喝完凉茶后的清爽，然后毕恭毕敬地递上五分钱给朝伯，说一声“唔该晒（多谢了）”。

那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朝伯的凉茶档，就设在一株名叫“能木”的树下。树有一人多高，枝叶叶茂，像把巨罗伞，整齐美观得如同修剪过一般。每逢圩日，不少“趁圩佬”都会到朝伯凉茶档坐坐，纳凉、喝茶，讲趣闻、听趣闻，这里俨然成了“趁圩佬之家”，热闹非凡。

朝伯凉茶档南邻邮电所，东邻超华缝衣店，西邻帝禧单车修理档，北邻粮所验收“公购粮”的大广场，周边总是人来人往。似乎从我懂事起，就看到朝伯在这里摆凉茶摊了。那时的他五十岁出头，平头，穿件黑绸唐装衫，我们称它为“凉水衫”。他身体一动，或遇点风，那衫便悠悠晃动，像水波纹一般，煞是好看。在我们孩童的眼中，这衣服简直太高档了！

朝伯是杨梅村人，他的凉茶取材，不是从中药店买来，而是他亲自到附近的山野采挖的。当地群众谁有个头痛脑热、哮喘咳嗽、鼻塞流涕，都喜欢花上五分钱到朝伯那里喝上一杯凉茶，保管见效。有些患者，手头拮据，一时拿不出五分钱，朝伯也会慷慨免单。对方千恩万谢、感激涕零，朝伯则说：“本乡本土，朝冲（看）晚见，大家兄弟叔侄，我送杯凉茶给你喝，好应该的。”

朝伯乐施好善，大家也知恩图报。那些受过恩惠的，那些被朝伯治好病的，什么时候家里养了大阉鸡，或新挖了番薯和芋头，或有什么好吃的土特产，趁圩之机，便会带上，送到朝伯凉茶档里聊表心意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朝伯驾鹤西去后，凉茶档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据说朝伯下葬那天，闻讯赶来送葬的群众逾千人，这在当年的杨梅圩，一度传为佳话。而“朝伯凉茶——确系使得（确实效果好）”也成了当地流传至今的俗语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听乡音《沙帽江》羊城派二维码

